

“新民晚报首届上海国际兰展”开展,我特意让儿子从家里带了两株珍藏的兰花参加个体比赛。

一株是多年前友人赠予的兜兰之王,也称拖鞋兰王、罗氏兜兰、国王兜兰、帝王兜兰,是兰科兜兰属的一种。它于1888年在婆罗洲北部京那巴鲁山附近被发现。自然花期为4—5月。生长在海拔500到1200米的密林中。花形奇特,两个侧瓣展开可达30厘米。具有王者风范,花朵可以说是威武壮丽。

还有一株兜兰之后,得来不易,它是一种婆罗洲西北部罕见的特有兰花。1885年一位收藏家发现了它,它的花瓣长度可以超过1米长。虽然她已作为一批杂交所产生的杂交种的亲本,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匹配这个物种的花瓣非凡的长度。然而,又在进入二十世纪后不久,这种罕见的兰花,失去了培养并在野外绝迹,直到1978年重被发现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到婆罗洲看兰花,从山民手中买到它,我想能给家里的皇帝配个皇后,这样也不负它在野外努力生长的执着。

我种兰花有50年了。和兰花的缘分要追溯到15岁时,第一次看到舅舅家种植的兰花,就忍不住会想“花还能长得这样优雅”。当时舅舅看我对兰花很有兴趣,就送了几株小苗给我,我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,对兰花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。马来西亚、泰国……只

要有兰花的地方就会去看。外界都说我是“兰花达人”、“兰花王”……我想我只是个为兰花痴狂的“兰痴”。

回想往事,兰花始终伴随在我身边。年轻的时候,要去台北打拼,装行李时都记得带上兰花,似乎这样就心安一些。后来事业有了起色,开了针织厂,辛苦自然是少不了的,但生意也不错,正是风声水起的时候,身体却撑不住了。当时十二指肠出血,多次进出医院急诊室。有时候情况好些就在家休养,本来没什么力气的,看到顶楼自己种的兰花,心情就开朗一些,身体也觉得舒服多了。

在休养期间,我想了很多,人生、家庭、事业、未来。最后决定后半辈子做喜爱的事情,身体恢复后,我放弃了台北的工厂,回到家乡台南买了一块地,专心种植兰花。建成我的珍宝兰园,足有6000平方米,温室、办公楼、住房都是我自已设计的。它是我的骄傲!建成的喜悦并不能持续太久,我发现养兰的生活也不像我想象的惬意,光是买地就花了不少钱,温室的设备预算不断增加,积蓄都花光了,那时候两个儿子还小,都在读书,我却连学费都差点筹不出来。这时老祖宗留下来

是住在罗斯南路(今思南路)“梅华诗屋”里的梅兰芳。丰子恺比梅兰芳年长四岁,他们虽然曾经共居在上海,但两人的会见却延迟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。他们是同时代的真诚艺术家,他们经历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,八国联军、辛亥革命、袁世凯窃国、军阀混战、“五四”运动、日寇入侵等国家危难社会动荡、人民奋起

的时代。丰先生是以画家、文学家、音乐美术教育家著称于世的。他喜欢西洋音乐,练过钢琴、小提琴,爱听奏鸣曲和交响乐。但是,丰先生对梅先生表演艺术的赞誉,却始于抗战前。早年,丰先生买了架留声机,除了拥有一批西洋音乐唱片以外,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《无衣散花》《贵妃醉酒》《西施》《廉锦枫》等唱片。他初听后,觉得有点动人,再听、三听,竟被它们迷住了,以至爱不释手。他恍然感悟,西洋的和声音乐固然好听,但是中国的旋律音乐也自有它的妙处。不久以后,丰先生的唱片箱里全是梅兰芳的唱片。梅先生的演唱对丰先生的音乐爱好起了转换的作用。他总觉得,梅兰芳的演唱像画画一样,简洁遒劲,毫无废笔。书、画、音乐、戏曲,原是共通的,相互融化吸收,相映成趣。

抗战时期,丰先生一家为躲避日寇,辗转来到山城重庆。上海的朋友把梅兰芳拒绝替日寇演出蓄须明志的照片寄给丰子恺。从此,丰先生除了敬慕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外,还增添了他对梅先生人格的敬重。他久久注视着这张留须的照片,觉得梅兰芳的形象,实在比舞台上的西施、杨玉环更美。

抗战胜利后,丰子恺回到了久违的上海,有一天,他兴致勃勃地走进天蟾舞台,观摩梅兰芳在《龙凤呈祥》中扮演的孙尚香。他在观摩过程中,觉得梅先生塑造的孙尚香形象,那样雍容华贵,端

庄大方,动听的唱腔多么赏心悦目,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过了几天,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演出,丰子恺又一连观看了五场。

于是,有一天,丰子恺偕幼女一吟专程到“梅华诗屋”拜访梅兰芳,这是1947年梅花绽放的时节。两位真诚爱国的艺术家终于握手晤面了。他们神交已久,他们有着共同的抱负,相似遭遇,共通的心愿。如今,他们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走到一起,推心置腹地谈心,畅怀深入地谈话,他们是知心,知己,又是知音。临别时,丰子恺送给梅兰芳一柄自书自画的折扇,一面是以曼殊大师的诗句:“满山红叶女郎樵”为题的彩色画;另一面书写弘一大师所作赠歌郎金娃娃“金缕曲”一首。

的成功秘诀帮了大忙,就是“勤俭”,我尽可能地降低生活支出,每天在兰园里待十二个小时以上,同样是繁忙的工作,心境比做针织厂时平和了许多。就这样,我从兰花爱好者转变成为兰花种植业者,专职养兰。

半路出家要学习的很多,不仅要看看兰花相关的资料,还要学习栽培、病理、土壤,甚至遗传学、生物学。我英文不好,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翻字典。事业稍微打下基础后,我的心思又活络起来,经常飞到世界各地买回罕见的兰花品种带回台湾培养。每当这个时候,仿佛又回到了我的青葱岁月,我还是个兰花爱好者,看到罕见的兰花品种就充满干劲。我喜欢兰花,自然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它,所以我在兰园里开了一家“兰花旅馆”,就是别人家里的兰花需要照料,拿到我的兰园,我替他照看。

参加国际兰展时,我结识了辰山植物园的园长,自此也和上海结下了新的兰缘。这次上海国际兰展上将展出许多举世罕见的兰花,如西班牙的蜂兰、厄瓜多尔的三尖兰,以及辰山植物园栽培多年的香蕙兰等,有些稀有品种甚至我也是第一次看见,希望能给上海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,让更多人喜爱兰花,欣赏兰花。

兰缘

陈隆辉(台湾)

十日谈

兰之恋

在德国,第一次见到了鸽子兰。

钱伟长为小学母校书写校歌

倪平

江苏无锡,风光秀丽,物产丰富,人才辈出,可谓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

无锡鸿声乡有一所小学——荡口镇中心小学,建校已近百年。全国有多位名家先后在这所小学读书。屈指算来,诸如:中科院院士、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钱临照,文化部前副部长钱俊瑞,著名漫画家华君武,音乐家、《歌唱祖国》词曲作者王莘,著名历史学家钱穆(北大名教授),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上海大学前校长钱伟长。

名家迭出,并非偶然现象,而是这所学校有很好的教师,乐育英才,启导有方;使莘莘学子好学不倦,志趣高尚;德、智、体得到全面发展,而为后进高中、大学深造和踏进社会开创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钱伟长教授曾津津乐道地与我谈起,其母校老师对学生总是笑话温馨,从无疾言厉色,讲“孟母三迁”、“岳母刺字”、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的故事,娓娓动人,让学生领悟人生哲理。朗诵唐诗、宋词、《朱子家训》,令人興味无穷。还有演讲比赛,琴棋书画活动,校园生活生动活泼,读书之乐何如。故求读该校的好多名家在回忆童年时,常心情欢愉地说:“难忘母校。”

1985年钱伟长回故乡,访母校,校方请他撰写校歌。他满怀深情地欣然命笔,歌词曰:“鸿山苍苍,鹤湖荡荡,江南水乡,人间天堂。果育、鸿模、怀芬、荡小,歌唱我梁,源远流长,多少人才在这里成长。今日幼苗,明日栋梁。我们是祖国的希望,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,为建设祖国发奋图强,天天向上!向上!向上!向上!”

树良风于童蒙,是成才的良好开端。荡口小学在启蒙教育上蕴藏着其成功的经验,值得珍视,值得总结。



欣赏月亮,等待太阳

徐长顺

朱笛有点奇怪,到了外婆家,夜里怎么就睡不着了。平时可是倒下就睡,到了天亮,妈妈叫了又叫,才懒懒起来。

现在,朱笛躺在床上,翻了幾次身,还是睡不着。月光暖暖的,照进屋子,朱笛想起李白的诗,好想奔跑在月光下。

她轻轻坐起来,轻轻下了床。轻轻走到窗前。轻轻抬起头:月亮好美!

睡不着的朱笛就这么站在窗前,欣赏月亮。朱笛真想站成月亮,在三月的乡村夜里时。好美的月亮,眨着眼睛,欣赏完月亮的朱笛,等待着太阳。朱笛站在窗前,微微扬起笑意,默默想着最美的形容词。

一回头,妈妈站在身边,她也欣赏月亮,等待太阳呢!



春光

(中国画)

彭鸣亮

总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远足到郊区游春踏青,以吐故纳新,接受地气。同时,也去扫墓祭祀,在祖辈的坟上摆上糕团供品,缅怀先人,寄托情思。这种仪式的本身,实际上是精神上的寻根亲祖和血脉上的认祖归宗。住在浦东东北蔡的外婆,也总会在这个时节,叫

出灼灼的桃花和艳艳的杜鹃,从而正式进入春之声的高潮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载:“春分后十五日,斗指乙,则清明风至。”也就是说在这姹紫嫣红、春光璀璨的时节,天地间氤氲的则是清明之气,这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天地人文之景。唯其如此,清明不仅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而且从2008年开始成为法定假日之一,使我们能淡定从容地享受节日,如和休沐日相连,更是可以外出旅游,使节日内容更加丰富多彩。

梨花落尽清明

王琪森

舅舅送来新摘的马兰头、新摸的螺蛳,说是吃了这些清明前采的东西,会眼目清亮,祛热驱邪。而青团则是必不可少的清明标志性食品,外婆是用泥胡菜、艾蒿打成汁,然后拌入糯米粉,因而做出的青团是鲜亮丰满而碧绿生青,香气四溢,糯而爽口,至今在我的舌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“梨花落尽清明”是宋代大诗人晏殊的名句,很有时令的镜头感和旖旎的画面感。梨花是初春之花,作为春光的序曲或春色的铺垫,它落后就会引

鬼诗和仙诗

周志俊

“水底有天春寂寂,人间无月月茫茫”,人识为诗,谬也,诗无达语,空灵为佳,红楼梦林黛玉有句“冷月葬诗魂”,把众姊妹吓倒了,诗人到了佳境,才咏出此佳句,吕洞宾有诗:“独立高峰望八都,黑云殿后月还孤,茫茫宇宙人无数,几个男人是丈夫。”他是神仙,那就是仙诗了,都无据。

